

刘伟馨 编著

TIYU AIHAOZHE CONGSHU

体育爱好者丛书

体育名著故事

TIYU MINGZHU GUSHI

少年儿童出版社



TIYU MINGZHU GUSHI

体育爱好者

体育故事

刘伟馨 编 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江苏工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3

体育爱好者丛书
体育名著故事

刘伟馨 编著

刘展国 插图

钱 江 装帧

责任编辑 季一德

美术编辑 钱 江

责任校对 石玲凤

技术编辑 史建平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邮政编码:2000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少年儿童出版社排版

上海市印刷六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125

字数 101,000

1998 年 7 月第 1 版

199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1,000

ISBN7-5324-3364-1/G·949(儿)

定价:5.00 元

内 容 提 要

古往今来，世界各国著名作家对体育题材情有独钟。本书汇集杰克·伦敦、斯特凡·茨威格、厄纳斯特·海明威、肖伯纳等近十位大作家，以拳击、射击、国际象棋、围棋为题材，写下的精彩篇章。

目 录

普希金

黑桃皇后

1

杰克·伦敦

深谷猛兽

17

杰克·伦敦

一块牛排

29

斯特凡·茨威格

象棋的故事

45

厄纳斯特·海明威

短促的快乐生活

71

肖伯纳

卡歇尔·拜伦的职业

89

根·谢苗尼欣

永别了,拳击台	111
舍伍德·安德生	
我想要知道为什么	119
川端康成	
名人	127
阿城	
棋王	141

黑桃皇后

普希金 著



一天，好多人聚集在近卫军骑兵纳鲁莫夫家里打牌。打着打着，漫长的冬夜就不知不觉地过去了。早上五点，大家围坐在一块儿吃宵夜，当然，赢钱的人兴高采烈，吃起来津津有味，输钱的人则无精打采，吃什么也不会感到有滋味。

吃完宵夜，大家便一起聊天，少不了谈论一些诸如“你打得怎么样”的话题。自然，有些人总把输赢怪在运气的好坏上。也有人很奇怪一个叫赫尔曼的年轻工兵，他没有参加赌博，却也一直陪坐着，呆到早上五点。

赫尔曼这样解释，他很喜欢打牌，但自己没钱，不能因为对打牌感兴趣，把仅剩的有用的钱去作赌资。

这时，有一个叫托木斯基的插话了，他认为赫尔曼是德国人，德国人都很节俭，这样解释是行得通的。如果说有什么事能让人捉摸不透，就是他的祖母安娜·费多托夫娜伯爵夫人，到八十岁时突然宣布她不再赌钱了。

“一个八十岁的老太太不再赌钱，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纳鲁莫夫说。

托木斯基见大家都很疑惑的样子，就讲了她祖母的故事。

托木斯基的祖母六十年前去过巴黎，在那里可是一个风流人物。当时的太太们都流行打一种名叫“法拉翁”的牌。有一次，她在宫廷里和奥尔良公爵打赌，结果输了很多钱。祖母回到家里就对祖父说了输钱的事情，并要他去把钱付掉。

祖父原来是祖母的管家，他很怕她，但一听到她输掉那么一大笔钱，也不禁大怒。他拿来账册，向她细数仅半年，他们就已花掉五十万元，并干脆拒绝替祖母还钱。祖母一怒之下，

顺手打了祖父一记耳光。

第二天,祖母又吩咐仆人去叫祖父,想这记耳光会使祖父省悟。不料,祖父一点也没有让步,坚持不去付钱。祖母原先是很任性的人,这一次却不得不坐下来和祖父讲道理,不停地解释,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祖父坚持自己的立场,不行。任祖母怎样解释,就是不行,没什么可说的。

祖母简直无路可走。但她有一个要好的朋友,当时相当有名,名叫圣热尔曼伯爵。他是一个很神秘的人,且仪表堂堂。祖母知道他有办法弄到一大笔钱,所以,写了一张便条,请他立即到她那儿去,她相信他会帮助她的。

圣热尔曼伯爵马上来了,看到祖母一脸愁容,问了一些问题。当然,祖母没有隐瞒,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说了,还对丈夫挖苦了一番,并希望能得到他的援助。

圣热尔曼沉吟了一会儿,说可以为祖母筹措这笔钱,不过,他认为有一种办法,可以让祖母没有一分本钱,就能够翻本。祖母有些不相信,伯爵就向祖母公开了秘密。

“要是我们当中的每个人都能知道这个秘密,就是付出再昂贵的代价,都是愿意的……”托木斯基见赌徒们听得这么入神,吸了一口烟又说了下去。

当天晚上祖母到凡尔赛去,在皇后那里打牌。奥尔良公爵做庄。祖母对公爵表示了歉意,说没有把输了的欠款带来,当然,还编造了一个小小的故事,为了让公爵彻底相信。

讲完这些,祖母便坐在公爵对面打牌下注。她挑出三张牌,一张接一张地摊出。三张牌都替她赢了钱,结果,祖母完全翻了本。



£10000
£100000

大家听完托木斯基这个故事，都沉默不语，有人说：“这是偶然的！”也有人说：“这大概玩弄了什么手法。”赫尔曼认为这是个神话。托木斯基却认为并不都是如此。

纳鲁莫夫也觉得这是一件怪事，但他很疑惑，既然祖母能连续猜中三张牌，为什么托木斯基作为她的孙子，至今还没有学到这个秘诀呢？

托木斯基这样解释，祖母有四个儿子，而且都是赌徒，但她没有向其中任何一位公开过这个秘密。托木斯基的叔父讲过这样一件事，有一个已故的叫恰普利茨基的人，挥霍了万贯家产，年轻时曾输过三十万，他完全绝望了。祖母对年轻人的胡闹一向是憎恨的，可这次却有点可怜恰普利茨基。她给他三张牌，要他一张一张出，当然要他保证以后永远不再赌钱。恰普利茨基到赢他钱的人那里去，在第一张牌上押了五万，他赢了；又喊了两次加倍，结果，他又全赢了……

大家听着，默然无语，是该回去了，该回去睡觉了，尽管天也大亮，他们喝完酒，都分头回家去了。

托木斯基说的这个故事，一下子打动了那个年轻的工兵赫尔曼。赫尔曼是个俄国化的德国人的儿子，他的父亲曾留给他一笔小小的资产。要是换了别人，也许早就动用了这笔遗产，但赫尔曼却想做一个独立的人，他只靠自己的薪俸为生。其实，赫尔曼是一个具有很强自尊心但又不外露的人，他有强烈的欲望和幻想，但却很少像其他人那样陷入迷狂。就拿赌牌来说，他可以说是一个嗜赌如命的人，但却从来不打牌。原因正像他所说，他的钱有限，条件不允许他赌钱，但从他整夜整夜地坐在牌桌旁边，狂热地注视变化无常的牌局，就

可知他的欲望是多么强了。

这不，托木斯基三张牌的奇闻，突然间，使他强烈地幻想起来，他整个夜里一直想着这件事。第二天傍晚，他独自一人在彼得堡散步，一边散步，一边在想：“要是老伯爵夫人肯向我公开这个秘密，肯向我指出是哪三张必胜的牌，该有多好啊。”他突发奇想：为什么不去碰碰运气呢？

赫尔曼绞尽脑汁，这样算计起来：是不是到她那里去，自我介绍，博得她的信任；要不，干脆做她的情人。可不行，她已经八十七岁了，谁知道她什么时候会死去，也许一个星期，也许一两天……

赫尔曼想着想着，也觉得好笑，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吧。看来，俭省、节制和勤劳，才是三张可靠的牌。只有这三张牌才能使他的资产增加许多倍。

赫尔曼边走边想，不知不觉来到了彼得堡一条主要大街，前面是一座老式的房子。门前，马车人流川流不息，有外交官，有妙龄女郎……赫尔曼停住脚步，向一个站在墙角边的看守人问道：

“这是谁家的公馆？”

“是安娜·费多托夫娜伯爵夫人的公馆。”看门人这样回答。

赫尔曼一听，一下子浑身颤抖起来，天哪，他的脑海里又重新浮现那令人惊奇的奇闻。他激动得在公馆旁边走来走去，不知如何是好。晚上，一回到自己那间简陋的小房间，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满脑子都是纸牌、金钱。睡梦中，他梦见自己押下一张又一张牌，收进一叠又一叠的钞票。可等他

睁开双眼,却是一场空,不由长叹不已。

第二天,赫尔曼又身不由己地上街闲逛,又不由自主地来到了老伯爵夫人的公馆门前,他驻足而立,举目向这座公馆的窗口望去。突然,在一个窗口里,他看见了一个年轻的姑娘,黑头发、红脸蛋、黑眼睛。她正低垂着头,也许在看书或绣花什么的。赫尔曼热血沸腾,他知道,决定他命运的关键时刻已经到来。

靠窗口垂首而坐的姑娘叫丽莎维塔·伊凡诺夫娜,她正坐在那里绣花,她是老伯爵夫人的养女。

丽莎维塔是个极其不幸的人,尽管老伯爵夫人的心肠并不坏,可作为苦命的养女,过着寄人篱下的日子,总是痛苦的。

安娜·费多托夫娜伯爵夫人已经很老了,她和那些养尊处优的女人一样任性,也和那些既不再迷恋年轻时代又和现实的社会格格不入的老年人一样吝啬。这就养成了她冷酷的自私自利的习性。她经常参加上流社会的一切娱乐活动,比如舞会啊什么的,而且在舞会上居然涂脂抹粉。但尽管如此,当她穿着过时的老式服装坐在角落里,就令人想起一件可有可无的装饰品;客人们当然也向她鞠躬致意,但那完全是例行公事;她总是按照严格的礼仪,在家里招待全城的名人,可天晓得,她老眼昏花,竟然认不出一个人。

作为老伯爵夫人的养女的丽莎维塔·伊凡诺夫娜,生活在这样一个老而又怪的老妇人身边,所受的遭遇就可想而知了。比如,她给伯爵夫人倒茶,就被训斥了一顿,怪她放糖放多了;她给伯爵夫人朗读小说,明明是书中的错误,也要责怪



她读错了；她陪伯爵夫人出去散步，遇到天雨或道路不平，也要她负责；尽管她有规定的薪水，却从来没有达到过规定的数额；伯爵夫人还对她的装束作出很高的要求。

除此之外，在交际场合，她也是个可怜的角色，大家都知道她，却没人理睬她；舞会上，从来没有人邀请她。丽莎维塔多么希望有人能关心她一点，爱护她一点。好几次，她悄悄离开豪华的客厅，跑到自己简陋的房间大哭一场，她觉得自己孤独极了。

有一次，丽莎维塔坐在窗下刺绣，无意中朝街上看了一眼，看见一个青年工兵，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那儿，注视着她。过了几分钟，她又看了看，那个工兵居然还在。该吃午饭了，她站起来收拾绣架，再一次往街上一瞥，怪事，已经过去了近两个小时，那个工兵怎么还站在那里，呆呆地望向自己。饭后，她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悄悄走到窗边，那个工兵已经不在，当然，她也就把他忘掉了……

这个年轻的工兵，就是赫尔曼。

大概过了两天，丽莎维塔和伯爵夫人一块出去，登上马车不久，一抬头，又看见赫尔曼。他站在大门口，衣领竖着，把脸遮掩，但那双黑眼睛却闪闪发光。丽莎维塔这下吓得不轻，不知如何是好，赶快坐上马车，心里感到十分害怕。

回家以后，她走近窗口，赫尔曼还站在老地方，两眼直直地盯着她。丽莎维塔吃不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不过，一种微妙的感情却在心底轻轻波涌。

从此以后，赫尔曼每天都在一定的时间里准时出现在她窗口下，从不间断。他们之间几乎产生了一种默契，她一坐下

来绣花，就能感觉他的到来，于是就把目光投向他，他也迎向她，这时，她发现他的苍白的脸，立即涨红了……

又一天，丽莎维塔·伊凡诺夫娜回家刚刚脱下大衣和帽子，伯爵夫人就来叫她又要出去。她刚走到马车旁，在把伯爵夫人送进车门的一瞬，她发现赫尔曼，两手并被他抓住，待他消失以后，发现手里是一封信。一路上，她昏昏沉沉，总想着藏在手套里的信，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就连伯爵夫人的问话，也答非所问。

一回到家里，她再也抑制不住，急匆匆地跑进自己的房间，从手套里拿出信，一字不漏地迫不及待地读完了它。这是一封向她表白爱情的信。尽管赫尔曼是从德国小说里抄来的，可丽莎维塔不认识德文，她还是被那情意绵绵的求爱信所感动。

不过，丽莎维塔对收到这封求爱信依然有些坐立不安，她平生从未和任何男子有过这样的交往，尤其对赫尔曼的这种大胆举止，震惊万分，她责怪自己太不谨慎。接下去，该怎么办？是不是不要再坐在窗口了？是不是要冷淡他，别让他再继续追求下去了？是不是该给他写封拒绝信？她没有人可以商量，不知所措。最后，她还是决定给他写一封回信。

丽莎维塔开了几次头，又都给撕了，她不是觉得语气太宽容，就是觉得太无情。后来，她终于写成了自觉语气还婉转的信：“我相信您是真心诚意的，但我们的结识不应当采取这种方式，现将来信退回。”

第二天，她从窗口望见赫尔曼，就把信扔了出去。赫尔曼走过来捡起信，拆开看后，又一心一意忙着下一步的求爱了。

三天后，丽莎维塔收到一个女裁缝送来的纸条，打开一看，竟然又是赫尔曼的。她迅速看了一下：赫尔曼要求和她会，她大吃一惊，赶忙撕掉纸条。但赫尔曼并不罢休，每天都通过这种方法给她送去信件。这几天，他已经不是用小说中的语言了，而是用他自己的。他在信中只是坚定地表示：他爱她，这是不能更改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丽莎维塔已舍不得将这些信件退回了，她已陶醉在其中了。并且，她也开始给他写回信，而且，越写越长，越写越情意绵绵。终于，有一天，她从窗口扔下了一封信。

信中告诉他，伯爵夫人将在今天晚上到某公使那里参加舞会，大概要呆到两点钟，现在，有机会单独见面了，因为只剩下一个看门人，他一般也回自己的房间。她还告诉他，可以在晚上十一点半到这里来。来了后，直接上楼梯。要是遇见人，就问伯爵夫人在不在家，这样，当然没有办法见面了。要是没有遇见人，就从前厅往左走，一直走到伯爵夫人的卧室。在卧室的屏风后面，有两扇小门：右边通书房，但伯爵夫人从不到那里去；左边通走廊，那里有一座狭小的螺旋梯，上面就是丽莎维塔的房间了。

赫尔曼浑身颤抖着，他知道机会终于来了。他焦急地等着约会的时间，十点钟就已经来到伯爵夫人的公馆门口。他看到几个仆人扶出一个裹着貂皮大衣的驼背老太婆，接着她的养女披一条单薄的斗篷也出来了。随着马车门啪的一声关上，马车沉甸甸地朝雪地里驶去。看门人掩上门，窗子里的灯光熄灭了。

赫尔曼在公馆门前走来走去，一直到十一点半，才走进灯

火通明的门廊。看门人并不在那儿。他登上楼梯，打开通前厅的门，见一个仆人睡着，他轻轻地从这人身旁走过去。走过卧室，看见屏风，就绕到屏风后面。屏风后面有一张小铁床。右边是一扇通往书房的门；左边的一扇则通往走廊。赫尔曼把左边的门轻轻打开，看见一座狭小的螺旋梯，他知道从这里就可以通达丽莎维塔的房间，但他没有进去，一转身，走进右边那漆黑一团的书房。

客厅里的钟敲了十二下，然后是一下、两下，赫尔曼一点都不着急。终于，他听到由远而近的马车声了，这时，他便抑制不住地激动起来。他听到马车在门口停下，听到放踏板的声音，听到原先冷寂的厅堂瞬间变得喧闹。接着，看到屋子亮了灯，伯爵夫人有气无力地走进来，坐在高背躺椅上。赫尔曼从门缝里看到丽莎维塔从他身旁走过，他听见她登上楼梯的急促的脚步声，虽然有一丝羞愧从心底闪过，但很快，就变得像石头一样冷漠了。

伯爵夫人卸去所有的装饰，穿上睡衣，坐在靠窗口的躺椅上。房间里只剩下一盏灯，仆人也陆续退出去了。突然，她面前站着一个陌生人。

“请不要害怕，我不是来谋害您，是来请求您的恩典的。”赫尔曼说。

老太婆默默地看着他，一声不吭。

“您可以使我获得一生的幸福，我知道您一连猜中三张牌……”

老太婆终于明白了他的意思，开口说：“这是个玩笑，可以向您发誓，这是个玩笑！”

